

冰

心

王炳根 ● 著

爱是一切
冰心传

作家出版社

爱是一切

冰心传

王炳根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是一切：冰心传 / 王炳根 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6.10

(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

ISBN 978-7-5063-8915-0

I. ①爱… II. ①王… III. ①冰心 (1900 ~ 1999) - 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91669 号

爱是一切——冰心传

作 者：王炳根

传主画像：高 莽

责任编辑：袁艺方

书籍设计：刘晓翔 + 韩湛宁

责任印制：李卫东 李大庆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52 × 230

字 数：475 千

印 张：33.5

版 次：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8915-0

定 价：73.00 元 (精)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

组委会名单

主任：李 冰

委员：何建明 葛笑政

编委会名单

主任：何建明

委员：郑欣淼 李炳银 何西来 张 陵 张水舟 黄宾堂

文史组专家成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春瑜 王家新 王曾瑜 孙 郁 刘彦君 李 浩 何西来
郑欣淼 陶文鹏 党圣元 袁行霈 郭启宏 黄留珠 董乃斌

文学组专家成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必胜 白 烨 田珍颖 刘 茵 张 陵 张水舟 李炳银
贺绍俊 黄宾堂 程步涛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文化巨匠，他们如璀璨的群星，闪耀着思想和智慧的光芒。系统和本正地记录他们的人生轨迹与文化成就，无疑是一件十分有必要的事。为此，中国作家协会于2012年初作出决定，用五年左右时间，集中文学界和文化界的精兵强将，创作出版《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大型丛书。这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文化出版工程，它对形象化地诠释和反映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精髓，对公民的历史文化普及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这项原创的纪实体文学工程，预计出版120部左右。编委会与各方专家反复会商，遴选出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120余位历史文化名人。在作者选择上，我们采取专家推荐、主动约请及社会选拔的方式，选择有文史功底、有创作实绩并有较大社会影响，能胜任繁重的实地采访、文献查阅及长篇创作任务，擅长传记文学创作的作家。创作的总体要求是，必须在尊重史实基础上进行文学艺术创作，力求生动传神，追求本质的真实，塑造出饱满的人物形象，具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性和可读性；反对戏说、颠覆和凭空捏造，严禁抄袭；作家对传主要有客观的价值判断和对人物精神概括与提升的独到心得，要有新颖的艺术表现形式；新传水平应当高于已有同一人物的传记作品。

为了保证丛书的高品质，我们聘请了学有专长、卓有成就的史学和文学专家，对书稿的文史真伪、价值取向、人物刻画和文学表现等方面总体把关，并建立了严格的论证机制，从传主的选择、作者的认定、写作大纲论证、书稿专项审定直至编辑、出版等，层层论证把关，力图使丛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从而达到传承中华文明和弘扬杰出文化人物精神之目的。丛书的封面设计，以中国历史长河为概念，取层层历史文化积淀与源远流长的宏大意象，采用各个历史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与雅致温润的色条进行表达，意蕴深厚，庄重大气。内文的版式设计也尽可能做到精致、别具美感。

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这百位文化名人就是杰出代表。他们的灿烂人生就是中华文明历史的缩影；他们的思想智慧、精神气脉深深融入我们民族的血液中，成为代代相袭的中华魂魄。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必定成为我们再出发的精神动力。

感谢关心、支持我们工作的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级领导及专家们，更要感谢作者们呕心沥血的创作。由于该丛书工程浩大，人数众多，时间绵延较长，疏漏在所难免，期待各界有识之士提出宝贵的建设性意见，我们会努力做得更好。

《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编委会

2013年11月



冰 心

目录

001	引言 / 熟悉而又陌生的冰心
003	第一章 / 北京、东京、波士顿、罗马、伦敦、巴黎、柏林、列宁格勒、北平、昆明、重庆
068	第二章 / 威海、长乐、连城、侯官、上海、烟台、福州、北京
111	第三章 / 北京、横滨、西雅图、芝加哥、默特佛、威尔斯利、青山沙穰、绮色佳、曼哈顿、华盛顿、上海、北平、百灵庙、包头
239	第四章 / 东京、香港、天津、北京、福州、厦门、新德里、圣蒂尼克坦、洛桑、日内瓦、长崎、广岛、从化、扬州、上海、西西里岛、塔什干、莫斯科、明斯克、花园口、丹江口、大连、承德、武汉、湛江、鹰潭、进贤、南昌、井冈山、丰城、咸宁、潜江、名古屋、镰仓、大阪
358	第五章 / 北京、东京、静冈、京都、奈良、上海、北京医院、冰心文学馆、八宝山、八达岭、中国现代文学馆
515	附录一 / 冰心简表
525	附录二 / 参考文献、资料

引言

熟悉而又陌生的冰心

我已经写过多部冰心的传记，从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永远的爱心·冰心》，到二十年后的《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吴文藻合传》，而这后一部传记，竟已长达一百二十余万字，难道还有增加一个版本的必要吗？

确实，如果仅仅是一个“重复”的版本，人物的深度未开掘，史料没有新的发现，描写还是老一套，叙述的手法不出新，作者的主观投射也没有新的亮点，那就没有意义了。

其实，我的每一次写作，都是在向冰心走近，向冰心的内心世界走近。我专志于冰心研究，已经二十余年。我对学院式的研究怀有不言而喻的恭敬，但我的研究更多的却是非学院式的，我不是不相信文本的研究，但我认为如果仅限于文本的研究将会无法穿透文本，尤其是对冰心这样一个“单纯”而又“多向”的女作家。因而，我主张并实行“文本解读”与“非文本解读”并行的方式，尽管这样做，有被人诟病的危险，但这个冒险在我看来是值得的。我从成立冰心研究会，建立冰心文学馆，在五百平方米的大展厅，在“冰心生平与创作展览”中，阅读冰心一个世纪的人生与七十余年创造的作品。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与冰心

面谈，与她的家人交谈，访问她的同辈与晚辈的朋友；我几乎是沿着冰心的人生轨迹，走遍了 she 生活过的每一个地方；《冰心全集》自然是熟悉的，但我还发现、阅读了不少未收入全集的佚文、未刊文字的手本与手稿，还有大量的日记、笔记等；我主编的“冰心研究丛书”已达三百余万字，还有大量未收入丛书的文章，仅是这些文章题目的索引便可编成一本厚书；同时，我主编了二十余年的冰心研究专刊《爱心》杂志。

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二十余年，我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发现，不断地写文著书，每一篇文章、每一本书都是一个阶段认识的冰心。过程向前延续、流动，过程并非平静如镜，不时有惊涛骇浪，包括韩寒、陈丹青对语言的抨击，吴山对墓碑的涂鸦等等。因而，文在写、书在写，思考没有停止，而思考促使我不断地走近冰心，翻开一页又一页不曾被人翻动过的冰心作品，真实的冰心越来越接近，每一次的思考与发现，都令人兴奋，也令我痛苦。我在走进冰心的内心世界时，随时驻足，犹豫再三，不敢贸然。因而，诉之于世的文与书，不是以新的颠覆旧的，不以新的研究成果否决前头的公论，而是始终指向人——不断加深对冰心的认识，不断地接近与探索一个真实的冰心，揭示出真实的灵魂，我最终的目标是要写出一个立体的多侧面的冰心，写出一个读者熟知而陌生、单纯而芜杂的冰心。

作为一个晚辈，之所以敢于如此深究不懈，完全是遵从冰心本人的意愿。她说：“研究是一个科学的名词。科学的态度是严肃的、客观的、细致的、深入的，容不得半点儿私情。研究者像一位握着尖利的手术刀的生物学家，对于他手底的待剖的生物，冷静沉着地将健全的部分和残废的部分，分割了出来，放在解剖桌上，对学生详细解说，让他们好好学习。我将以待剖者的身份静待解剖的结果来改正自己！”（《上冰心研究会同仁书》）可见我是多么的幸运，而同时又是多么的艰难，因为她比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的任何一位作家都更加苛求自己，也“苛求他人”。她希望研究者像无情的生物学家那样，她则是“待剖者”，“静待解剖的结果”，除了可以供人学习之外，还要显示“不健全”与“残废”的那个部分，予人以警惕，而不是一味地颂扬与吹捧，一色的“冰清玉洁”。

第一章

北京、东京、波士顿、罗马、伦敦、
巴黎、柏林、列宁格勒、北平、昆明、
重庆

一、迟到的谢文秋

就在谢文秋飞越太平洋，迈着蹒跚的脚步，前来探望闺密时代的老友谢婉莹时，我尚是一个远在南方的局外人。

一九七二年早春二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敲关闭二十三年的中美大门时，冰心和她的丈夫、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中国社会学与民族学的著名学者吴文藻，既是这个伟大事件的参与者，也是受惠者。半年前他们从湖北潜江“五七”干校被召回北京，日夜兼程地赶译这位敲门者的著作《六次危机》，以供中国高层了解当代美国与尼克松。

参加这本书翻译的还有吴文藻燕京时代的学生、留英博士、功能社会学派创始人马凌诺斯基的高足费孝通等人，他们从同一个干校被召回，布置这项秘密政治任务的人是中央民族学院军代表、中国安全部领导人李克农的儿子李力。这些刚从“五七”干校湿漉漉的棉花地里请回的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大作家，在干爽的、有暖气的教研室里，只用一月有余的时间便将一部五百多页的著作翻译完成。

之所以说他们是受惠者，是因为从此他们走出了“文革”的厄运，

又可以教书、做研究了，同时，作为中国作家的代表（那时中国作协尚未恢复）、作为学界的领军人物，开始接受国家的使命，接待尼克松“带来”的客人们，在世界面前，显示中国的“文革”并非是“打倒一切”，作家、学者还是有政治地位，有会见外国人的权利的。当然，他们的接待并不能自由进行，必须到民族学院专门设立的接待室。

一九七三年夏天，冰心在接待室里，与原《中央日报》记者、美国耶鲁大学美籍华人学者赵浩生，有过多次谈话。一九五一年之前，赵浩生在南京与东京，多次访问过冰心，他想跨越时代的鸿沟，了解冰心“这位过去以多愁善感歌颂母爱闻名的作家，如何变成爱国革命工作者的故事”。首先从由东京回国的原因问起，冰心告诉他：“从我们做学生起，中国就没有抬起头来，一直等到一九四九年中国解放，中国人民抬起头来。你说我在日本听说有这么一个中国的时候，当然想回来，那没问题。”赵浩生专门问到，如果让她重写《寄小读者》会怎样写？冰心说：“那我就写美国人民的情况，写美国人民的斗争，我就会比较注意到受压迫的阶级。美国人民为什么那么贫困？百万富翁为什么会那么阔？百万富翁的孩子是什么样的感情？黑人的孩子是什么感情？印第安人的孩子是什么样的感情？”冰心对自己人生观转变做了专门的解释，说：“就是跟人民接触嘛——”同时也是因为学习毛主席著作，冰心认为，对她人生观转变有最大决定性的是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那时候起，她才知道文艺要为政治服务。谈到“文化大革命”，对外界谣传她在“文革”中死掉了是错的，说“文革”非常可怕也是错的。她说：“这个文化大革命是革‘四旧’嘛！旧风俗、旧习惯、旧文化、旧思想，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这些写作的人就有‘四旧’嘛，年轻人觉得‘四旧’不好，就来跟我们谈谈，辩论，这有什么可怕？”赵浩生自然也提起在台湾与美国的知名文化人，梁实秋、苏雪林、谢冰莹、李济等等，冰心对他们也都有微词，认为“梁实秋当年走开不必要，他有点苦恼，他以为他跟鲁迅打过笔墨官司”。苏雪林是“胡适劝她走的，她其实不必走，没有什么，就是说，你是中国人，你要是下定决心为人民服务的话，人民是知道的”。谢冰莹“也是一样的，只

要她肯为祖国人民服务，都有前途”。

这些话中的意思在当时的媒体上比比皆是，从冰心的口中说出，只不过是增加一些个人的经历，除了对几位作家的前途预测外，其他都是官方语言。在民族学院这间专门的接待室里，冰心和吴文藻、费孝通等人，先后接待了大量的来自欧美、日本、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作家、学者、专家、记者、归国华侨、左翼青年、国会议员、旅行者、猎奇者、驻华大使、国家元首等，仅一九七二年接待与会见的重要人物便有乔纳森·米尔斯基（Jonathan Mirsky）、丹麦作家 M.A. 尼克索夫妇、米勒（Miller）、韩素音、陆文星、费正清、费慰梅、许琅光夫妇、罗伊·梅森、伊朗王后、田中首相、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约瑟夫·艾尔索普（Joseph Wright Alsop）、海伦·斯诺、斯卡拉皮诺、鲍大可等。从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六年，接待达百余次，足见尼克松和他带的客人，一下子将谢冰心们推到了什么位置！还处“文革”中的知识分子仍然是“臭老九”，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冰心虽可以会见外宾，但同时受到严格监视与控制是不奇怪的。自然，他们操持的必是“文革”语言，因而有时会受到外宾拂袖而去的“礼遇”。一次是美国著名学者拉铁摩尔，一次是会见美国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在接待的来访者中，有一些是冰心燕京时代的朋友，比如韩素音、海伦·斯诺等，还有吴文藻清华与留美的同学顾毓琇等，虽然在接待室无以私语，但老朋友相隔几十年后重逢，还是十分高兴。但是忙碌的会见中，冰心最想见的三个人却迟迟没有现身。

一个是梁实秋，曾经严厉批评过《繁星》《春水》的人，在留学美国时，两人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冰心后来视其为“一生知己”。梁实秋与许多撤至台湾的学者一样，后来去了美国，但他关心北京，关心吴文藻与谢冰心。当他看到谢冰莹的《哀冰心》，明言“冰心和她的丈夫吴文藻双双服毒自杀”后，十分悲痛，写下了《忆冰心》，动情地回忆了与冰心从相斥到相知的往事。后来自然是知道了吴、谢并未“双双服毒”，虽然不见新作，位置好像移到了美国“新闻发言人”的角色上，就通过留在北京的女儿梁文茜与冰心联系，希望她帮助疏通关系，创造

回国探访的条件。冰心每次都请梁文茜转告她父亲：“来吧，回来看看吧，时过境迁了，我和文藻都很想见你。”但与鲁迅论战、访延安被拒的阴影一直伴随着梁实秋，大陆之行终未成行。

另一个最想见到的是浦薛凤，吴文藻抗战时期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同僚，歌乐山上的“家庭成员”。因为太太留在无锡老家，他公休日常常与吴文藻一同上山，一杯酒可分两盅，一盘刚刚收获的南瓜，把酒论天下，打牌、赏月、观嘉陵，哪样也少不了他。胜利后他复员南京，吴文藻去了日本，冰心就住在浦公馆，被小公主浦丽琳认了干妈。一别几十年，音讯全无，中美关系松动之后，冰心不时打探他们的消息。年前，梅贻琦夫人从美国回来，带来浦薛凤的信函，令吴、谢激动、兴奋，吴文藻当即回信邀其回国访问：“故旧都近八十，如早成行，尚有一面之机。”但不知何故，却是没有打动浦薛凤的归心。最后是女儿浦丽琳代父归来，在冰心干妈家长住一月，满足了相隔经年的亲情。

还有一个最想见的人就是谢文秋，冰心留学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的同学，虽为不同院系，但中国二字足以把她们连结到一起。那个时代，有几个留学的女生？冰心还是她与雷温乌兹陆军参谋大学高材生朱世明的月下红娘。儿子吴宗生羡慕英武的朱世明那套少将军服，便认了干爹，谢文秋自然也就成了干妈，虽然民国时期这种认干爹干妈的现象不在少数，但也足见两家的深交。二战结束，战胜同盟国共同管理日本，朱世明为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团长，吴文藻应邀担任代表团政治组组长、盟国谈判顾问，冰心自然也前往东京，正是这一段生死之交，再次将两家捆绑在一起，但最后却天人两隔。朱世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长眠东瀛，谢文秋远在美东，每次与美籍华人相见，冰心都要打听她的下落。终于有一天，谢文秋出现了。

迟到的也有好处，这一回，时局有了变化，冰心可以在家里接待谢文秋了。

酒店经营的日本皇冠出租轿车，将谢文秋从王府井华侨饭店送到海淀中央民族学院教工宿舍区，举头望去似乎有些破败与荒凉，完全不能与美国的大学校园相比。低矮的平房之间，有一栋三层高的灰墙楼房，

谢文秋看到了三个并不起眼的字“和平楼”，心里才有了一些踏实。她从第一个门洞进入，踏着水泥板的楼梯，正欲举手轻敲208号房门时，先是闻到了一股久违的红烧肉的香味。“这一定是婉莹的家了，她在电话中说要留我吃午餐，红烧肉招待，久违了三十多年的香味！”

相聚是轻松而欢快的，北京果脯、福建茉莉花茶、美国巧克力，话题是随意的，没有接待室的定规，也没有外人在场，从日本谈到美国、从归来谈到“文革”，一切在三位老人面前，似乎都有些云淡风轻了。午餐有炒青菜、红烧肉，这对于西餐几十年的中国人，是最高的享受了。也许因为“茅台”，冰心想制止而不能，吴文藻劝酒、自饮，谢文秋竟然一杯杯喝下，酒后的饮茶就不像餐前的气氛了。

大概是在美国生活太久了，八十三年生命留在自己的祖国只有二十多年，谢文秋举茶杯的姿势有些像喝鸡尾酒，汉语的词汇似乎不能表情达意，干脆操起了英语。她说，回大陆之前，途经东京，到叶山墓地，去看了长眠在那里的朱世明，“这个冤家”！谢文秋说到这里，长久地停顿下来，冰心示意她喝茶，吴文藻意识到也许这是要在老友面前说出压抑了几十年的话了，两人都不插话，也不规劝。谢文秋呷了一口茶，继续说，她多次在清明时节飞抵东京，到叶山墓地蓄满青苔的石阶上静坐，和他说会儿话，但每次到东京，看到日本的飞速发展，听到大街高音喇叭右翼势力的叫嚣，知道她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呢？“你们当年的愚蠢！美国人在改造日本，你们却在宽恕日本，除了梅汝璈的东京审判坚持处死战犯外，你们，包括你这个政治组长，你们作为一个代表中华民国的代表团，却没有要求日本的战争赔偿！我的美国朋友说，当然他们是商人，战争赔偿是中国最基本的要求，但你们只字未提，还主张什么‘以德报怨’，一片宽恕之心。这是我最不能理解的，还有婉莹你，对日的许多讲话与文章，都是这个主张！你们，都太善良了，也太天真了！看看正在复活的日本军国主义！朱世明在世时，和他有过多次争论，他死了，婉莹，你能回答我吗？”

冰心还有吴文藻，完全没有预料迟到的、文静的谢文秋会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比拉铁摩尔、艾尔索普还要尖锐十分、复杂百倍！

二、日本的谢冰心旋风

吴文藻先是只身抵达东京。三个月后，即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冰心携小女儿吴宗黎也登上了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航班飞往东京。夜幕下的羽田机场，灯光昏暗，走出机场，但见吴文藻裹着厚实的呢大衣，伫望在冰冷的寒风里。小妹眼尖，飞快奔过去，叫着抱着 Daddy，又一下钻进了父亲温暖的大衣里。上了汽车，吴文藻则是不停地回答女儿的问题，把妻子冷落在一旁。冰心平日常说，他们家的先生是朋友第一、孩子第二、太太第三。

冰心蜷缩在后座的一角，还处在飞机上的心绪里：如何面对这个给自己、给自己的国家与民族制造了深重灾难的日本？汽车在黑暗中行进，道路颠簸不平，两旁没有灯光，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清楚。进入市区，偶尔才有几盏暗淡的路灯，借着汽车的亮光，可以看到一些坍塌的房子。吴文藻这才与妻子说话，美国对东京的大轰炸，比重庆还严重，除了一些重要的建筑物外，无论是平民区还是商业区，几乎夷为平地，满街都是瓦砾，按照现在的速度，要清理被炸毁的房屋，还得一两年的时间。冰心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没有想到，比重庆、上海还要惨，美国人轰炸日本，不比日本人轰炸中国仁慈，万恶的战争！

冰心先住在代表团驻地，给他们一家安排的房子正在修葺，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完工。一家三口倒也清闲，与代表团的成员共同用餐，吴宗黎便成了宠儿，谁都喜欢她，她也爱和每一个叔叔阿姨说话，说她不喜歡日本，她想北平，想祖国。于是有人问她，北平是什么样？却是回答不上来。冰心抵达东京的第二天，代表团为其设宴接风，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最高法官梅汝璈、中国检察官向哲浚（明思）、盟军总部中国联络官王淡如等出席。宴会上谈及箱根与热海等度假胜地，冰心有了兴致，约定周末前往，小妹自然最为高兴。

在去箱根的路上，冰心真切地见到了日本被轰炸的情景：“从东京到横滨的途中，印象最深的是无边的瓦砾、衣衫褴褛的妇女、形容枯槁的人群。”只是快到箱根之后，情景才有了改变，箱根的旅馆，比起欧美的一流旅馆也不算差。“从窗口望去，到处溢满东洋风味。山岭、房檐、石塔、小桥等等，使人感到幽雅、舒适。”（《从歌乐山到箱根》）

冰心一家周日晚回到东京，不知道《朝日新闻》的记者从哪里打探到的消息，中国一流女作家谢冰心来到了日本，于是，一大早便来到麻布区中国代表团的驻地，挑头刮起了访问谢冰心的旋风。第二天，以“《超人》的作者谢冰心女士来东京”为标题的文章刊登在了报纸显著的位置，文章说，“小说《超人》、诗集《繁星》出版二十多年后，中国文坛第一流的女作家，享有声望的谢冰心女士，偕同她的丈夫、驻日中国代表团第二组长吴文藻先生（前燕京大学教授）及其女宗黎小姐最近来日”。文章介绍了冰心的近况，并用“谢女士用北京口音谈到”来日本的原因：“我之所以来日本，是因为一九三六年去欧洲的途中，大约用了半天的时间，阅读了一点日本文学作品中武者小路先生、芥川先生的作品，从那以后，我就打算好好学一学。”尤其是讲到，“我来日本很高兴的一件事是想再会见二十年前在美国威尔斯利大学时代的好友瀨尾澄江女士。现在她住哪里，有谁知道吗？”

冰心这个寻友呼唤，立时引来所唤之友，而且引起东京多家媒体的关注。出现在冰心面前的瀨尾澄江同学，已是他人之妇，名字改为三岛澄江了，从美国留学归国后，在东京府立第三高等女学校以及津田英学塾担任讲师。此时，她正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辩护团的翻译，同时也受岩波书店的嘱托从事一些翻译工作。澄江看到《朝日新闻》后，第二天即前往冰心住地拜访。多么动人而煽情的战后新闻素材！这回不是一家媒体，报刊、电台的记者来了一大帮。“在短暂的沉默后，双方脱口而出的英语因为太过激动而显得结巴。‘你瘦了啊’，‘你才是呢’，四年间的同窗生活，其中一年还同住宿舍一个房间，流逝的二十年彼此都经历了许多苦难的岁月。‘澄江，你不是答应我要来燕京大学当老师吗？’‘我本来是打算去的。’澄江女士说道，昭和二年从美国归国以